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梅子再青時

譚梓健

初夏的雨，它來得乾脆，去得也利落。一場雨過後，空氣裡滿是濕漉漉的清氣，院子裡的梅子樹，愈發青翠了。

梅子探頭探腦的躲在葉間，探頭探腦的，一身青綠，硬邦邦的，像極鄰家那個不肯笑的小孩。摘一顆咬下去，酸得人齜牙咧嘴，眉毛都要擰到一起。可正是這酸勁兒，才讓人惦念。北宋詩人梅堯臣寫梅子：「梅葉未藏禽，梅子青可摘。」說的便是此時光景，梅子尚青，正是採摘的好時節。

奶奶每年這個時候都要泡一壇青梅酒。她搬出那只陶罐，罐身釉色發亮，是他拉著我到鎮上趕圩時花三十二塊錢買來的。梅子洗淨，去蒂，在陽光下晾乾水汽。一層梅子，一層冰糖，碼進罐裡，最後倒入白酒，封緊蓋子。剩下的事，就交給時間了。

我蹲在一旁看奶奶忙活，問她要泡多久。奶奶說：「嘿，奶奶也不知道呢。別人說，等梅子黃了，蟬叫了就能喝。」那時候我還小，覺得夏天長得沒有盡頭，每天都要去搖晃那只陶罐，聽聽裡面有沒有動靜。奶奶笑我：「酒又不是催出來的，天天搖它也不會有好酒出來的。」

高中上閱讀課時，讀到南宋詩人范成大的詩句：「梅子金黃杏子肥，麥花雪白菜花稀。」才明白，梅子從青到黃是一個完整的夏天。等待的過程，本身就是滋味。

因此，青梅入酒其實是借了時間的力。酒把梅子裡的酸與澀一點點馴服，冰糖慢慢滲透進去，原本生硬的青綠漸漸

變得柔和，最終釀出一壇清冽的美酒。這個過程急不得，就像人世間有些事，必須要經過時間的沉澱，才能透出本身特有的香來。奶奶說，曾有不少科學家對銀杏做實驗，把它放在溫室裡，日夜照著它，原本二十年才開花結果的銀杏，實驗後可能兩年就能開花結果一次，可那花不美，果不甜，失去了銀杏最大的價值。

這個道理，是我從奶奶身上和古人的書裡讀來的。就拿晏殊來說，他曾寫下「青梅煮酒斗時新」，這句詩說的就是初夏時節，人們用青梅煮酒嘗一口新鮮。

而蘇軾被貶黃州時，寫「青梅煮酒枇杷樹，客至開樽且漫嘗」，那杯青梅酒裡盛的是一個詩人和政治家的曠達與自適。人生難免起起落落，一杯青梅酒，倒也能品出幾分甘醇來。

現在，我每年初夏都回到院子裡和奶奶一起泡上一壇青梅酒。梅子是從鄉下老屋後那棵樹摘的，那是奶奶成婚時和爺爺種下的。算起來也有六十高齡了。

每次回去，我都要在樹下站一會兒，看那些青果在風裡輕輕晃。

前幾天，幾位在上海開研討學習會認識的朋友來家裡小坐，我開了一壇奶奶去年泡的青梅酒招待他們。朋友小抿一口，說：「這酒真好，肯定有故事啊。」我笑笑，沒說話。其實哪有什麼故事，不過是等了一個夏天罷了。

窗外蟬聲漸起，我知道，今年的梅子又該黃了。有些時候，人必須要學會等一場雨停，再等一樹梅熟，熬得一潭酒香。初夏的這些小情趣，細細品來，倒是比酒本身更醉人。

## 最是梔子花 懂人心

尹小英

這幾日心裡頗不寧靜。傍晚在院子裡踱步，忽然一陣熟悉的香氣漫過來，濃得化不開，卻又溫柔得不帶一點唐突，那是梔子花開了。我這才想起，牆角那叢梔子花已經種了三年，每年初夏準時赴約，從不遲到，也不早退。它既不嬌弱，也不挑剔，尋常人家的院子裡總能長得蓬勃。它就不張不揚地長在那裡，綠就綠得沉靜，白就白得坦蕩，香就香得不管不顧。

摘了兩朵帶回書房，擱在白瓷碟裡，添上淺淺一層清水。燈光下，花瓣厚實溫潤，自帶凝脂質感，邊緣捲著一道弧，有種質樸的認真。不由想起少年時，外婆也愛梔子花。每到這個時節，她總在清晨摘幾朵半開的，用別針別在斜襟布衫上。她說梔子花通人性，你疼它，它就疼你。那時不懂這話的意思，只覺得花香聞著安心。

高興的時候聞梔子花，總忍不住想它的香氣也格外熱烈、格外明亮，彷彿有人在耳邊說著歡喜的話。去年初夏收到朋友從遠方寄來的書，拆開包裹時正好窗外的梔子花開了，那香氣撲鼻而來，濃烈得幾乎要把人托起來。我湊近去看，花朵在午後陽光下白得發亮，我知道它正以它的方式分享著我的好心情。那一刻我確信萬物有靈，花比人更懂得分享喜悅。

傷心的時候聞梔子花，又覺察它變得溫柔了。前些日子工作上遇到不順心的事，夜裡睡不著，索性搬了椅子坐在梔子樹旁。初夏的夜晚還有涼意，白天的燥熱退去，花香也淡了許多，若有若無地飄過來，不像白天那樣主動，似乎怕打擾你。我沒有說話，它也沒有說話。就那麼各自待著，誰也不打擾誰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心裡的褶皺竟慢慢被撫平了。

心裡平靜下來，偶爾也聽人抱怨，說這花香得太濃，有些霸道。我從不這麼覺得。它的香是坦蕩的，不藏著掖著，恍若一個人真誠地對待另一個人，毫無保留。你心情好，它就陪你熱鬧；你心情差，它就陪你安靜。它不會問你發生了什麼，也不會給你講大道理。它只是在那裡，用一種不變的方式告訴你，無論怎樣，香氣不會斷，陪伴不會停。

梔子花果真是懂人心的。從前不信，現在信了。花不懂人的語言和道理，但它懂得人需要什麼，無非是在歡喜時有人分享，在難過時有處可棲。梔子花用它的方式做到了，從不多言，也從不缺爾。寫完這些字，我又去看了一眼那碟中的花。初夏的夜風從窗口吹進來，它微微晃了晃。還是那樣白著、香著，好像什麼都沒說，又好像什麼都說了。

## 朱雀山小記

李銘哲

去年暑假，我們一行人奔赴朱雀山，赴一場與自然的溫柔之約。

車剛停穩，山風便裹挾著草木的清冽撲面而來，驅散了路途的燥熱。初到山間，只覺天朗氣清，澄澈的空氣沁入心脾，連呼吸都變得輕快舒暢。拾級而上，山路不算陡峭，卻處處藏著野趣：石階旁的蕨類舒展著翠綠的羽狀葉片，石縫間鑽出幾株不知名的紫花，星星點點，點綴著青灰的岩石。偶爾有松鼠拖著蓬鬆的尾巴，在松枝間輕盈一躍，動作敏捷，引得同行的孩童陣陣驚呼。陽光透過層層疊疊的枝葉篩落，在石階上灑下斑駁的碎金，

腳邊的落葉被踩得沙沙作響，混著遠處清脆的鳥鳴，交織成一曲最動人的登山序曲，伴我們緩緩前行。

行至半山腰，山路漸漸陡峭起來，腳下的石階也愈發狹窄。汗水順著額發滑落，浸濕了衣襟，呼吸也變得急促不均，每走一步都需格外用力。扶著冰涼的石欄杆歇腳時，鼻尖縈繞著獨屬於山林的清新一股氣息——松針的微澀、泥土的溫潤，還有山風裹挾的淡淡水汽，一同浸潤著心肺，驅散了登山的疲憊。抬眼望去，滿眼的翠綠彷彿吞沒了天地，那不是單薄的淺綠，而是深淺交織、層次分明的濃綠，是從圈圍年輪中蓬勃生長的生命力，厚重而鮮活，幾乎要將人整個包裹其中，讓我忽然生出一種念想，甘願化作山間的一棵樹，扎根土壤，在風裡自在舒展枝椏。

循著山路繼續前行，終於抵達山頂。觀景台的風比山腳下更顯清勁，吹得衣角獵獵作響，卻也讓人精神一振。我扶著欄杆極目遠眺，方才在山腰所見的綠意，此刻鋪展成了無邊無際的畫卷，漫山遍野的蒼翠，順著山勢起伏延伸，直至天際。幾縷陽光掙脫雲層的束縛，燦爛而有力量，將我的目光從山林的綠意中牽引出來，投向山腳下的松花湖。湖面如一匹柔

軟的藍綢，在陽光下泛著淡淡的光暈，澄澈而靜謐。湖面上兩艘小船對向而行，船槳划開細碎的波光，像落在藍綢上的銀線，轉瞬即逝，卻留下一抹溫柔的漣漪。山風捲著湖水的濕氣撲在臉上，帶著一絲清涼，沁人心脾。我忽然懂得晏殊筆下「綠水逶迤，芳草長堤」的清雅意境，只是此刻我心中，沒有他「浮生怎得葵華少」的悵然，唯有與自然相擁的澄澈與歡喜。

下山時，腳步放緩了許多，褪去了登山時的急切，多了幾分從容。晚風漸起，暮色悄悄染上山林，天邊泛出淡淡的橘紅，蟬鳴卻依舊熱烈，與山間的晚風交織，愈發顯得山林靜謐。回望朱雀山，它沒有名山大川的磅礴氣勢，卻以一身純粹的綠意、一湖溫柔的碧波，將自然的生機與溫柔，輕輕揉進了我的心裡。

原來，最好的風景從不在遠方，而在我們願意慢下來的時光裡——用眼睛去看山間的草木，用鼻子去聞山林的清香，用腳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，用心去感受每一份自然的饋贈。這趟朱雀山之行，不僅是一次登山，更是一場與自然的對話，一份心靈的洗禮，往後想起，依舊滿心歡喜與眷戀。

## 文藝副刊



## 海韻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38期

## 從聽溪到等花： 在時間的青城山下，偷一段從容

伏志明，筆名明月松、老班長。四川閬中人，現居瀘州。四川省文藝傳播促進會瀘州辦事處副主任，四川省雜文學會理事，四川省散文學會、瀘州市作家協會、瀘州市詩詞學會會員。一個在文字裡尋找故鄉的遊子，六年來耕耘《閬苑明月清風》個人平台，推文兩千餘篇。作品散見《四川作家》《四川散文》《方志四川》《瀘州日報》《精神文明報》《南充日報》及海外華文報刊。

青城山下，街子古鎮。一方小院，兩人

三餐。初讀毛國聰先生《時間開的花》，很容易被青城山居的意境，帶入一份逃離都市的浪漫濾鏡。待一頁頁靜心品讀方知，這並非一本勸人歸隱的桃花源開書，而是一卷在時間縫隙裡，安頓肉身、涵養靈魂的生活實錄。

品讀之餘，心底忽然想起另一篇與青城結緣的文字——鄭光福先生的《青城山道歌》。一書一詠，一文一韻，此刻在心頭悄然相逢。恰似青城山間兩道清流，一道縈繞古鎮煙火，一道漫過古觀石階，最終回歸於一份「何以安然度日」的生命體悟。

書中描摹的日常，從不是凌空出世的仙境幻境。

阿毛與阿宓的山居歲月，滿是人間踏實的煙火。于古鎮集市，為一把帶露青菜閒話市井；于陸游祠畔，靜聽清風漫過竹梢；于街邊小肆，與市井知己把酒閒談。這些細碎尋常的片段，如同散落書頁的點點星光，拼湊出一幅樸素而鮮活的人間圖景。

也由此，我對「慢生活」有了更深的體悟。慢，從來不是刻意躺平的懈怠，而是一種從容接納的心境——一接住每一個尋常晨昏，讀懂每一份柴米煙火的重量。恰如《青城山道歌》裡那句樸素箴言：一步步順溪而攀。寥

寥七字，無半點虛浮遐想，唯有步履親貼石階的踏實，身心融入山水的沉靜。

世人多嚮往山居，實則艷羨的，是那份對生活收放自如的從容。這份從容從不在遠方縹緲，只藏在步步前行的感知裡，藏在一日三餐的溫煦裡。

全書最動人心處，莫過于中年歲月裡含蓄溫潤的浪漫。

這份浪漫，褪去了年少意氣的躁動，沉澱為歲月相守的默契。一人執筆寄懷山河，一人煮茶靜話尋常。

言語間無需浮華表白，眉宇裡儘是相知相懂溫柔。讀至動情處，不免想起身旁相伴之人，那些共渡的清夜、同賞的晚霞，皆悄然漫上心頭。

原來最好的相伴，便是與心儀之人，守一方靜好，把歲歲春秋，過成往復不厭的詩意流年。

先生筆墨溫潤如茶，初讀清淡，細品回甘，藏著文人獨有的通透與幽默，娓娓敘來，從無居高說教之感。

而《青城山道歌》中「能載能覆舟，人生似仙」一句，更將這份俗世默契，昇華為通透的人生智慧。人生如溪流，可載舟，亦可覆舟，不必執意去抗衡跌宕，貴在懂得順勢安然。世間良緣佳伴，大抵亦是如此，陪你順溪而行，遇曲折，亦溫言相慰。

兩部作品最可貴的共鳴，是對時間本真的坦誠觀照。

當下塵世皆逐逐成、競逐奔忙，人人行色匆匆，唯恐被時光拋下。世人常誤將人生視作一場直奔頂峰的跋涉，焦慮步履快慢，糾結境遇高低。

《時間開的花》卻溫柔啟示世人：當懂退守內心，躲在時間縫隙，靜待歲月花開。而《青城山道歌》則賦予另一重通透：道彎彎腳下是道。人生行路本如溪曲，自可允許

蜿蜒徘徊，于每一處轉角，遇見別樣天光。

書頁間那枚以時鐘為蕊的玫瑰意象，更是一語道破深意：光陰分分秒秒，皆為生命沉澱蓄力，只為終有一日從容綻放。歌謠裡那句「我是那道金沙粒，是那溪中水涓」，亦溫柔點醒世人：不必執念于宏大虛妄，做山間一粒微沙、溪中一縷清流，心懷向陽，隨水流遠，自可照見生命本真。

若說《青城山道歌》教人慢下來、靜聽溪聲，于行旅中守住步履踏實；那《時間開的花》便是教人沉下來、靜候花期，于安守中見證歲月綻放。

一溪一花，一動一靜，骨子裡皆是青城山下通透的生命哲思：慢下來，不是退縮，是為真切感知腳下風物；等花開，絕非消極，是看清本心之後，向陽而生的從容與篤定。

當然，合卷沉思亦當清醒：這般避俗安閒、與時光相守的日子，從來都需幾分底氣。它不是人人即刻可達的歸宿，更非逃避現實的借口。毛國聰先生呈現的，從不是刻板的人生標準答案，而是喧囂塵世裡，守住內心秩序、安放自我靈魂的一種美好可能。

窗外清風漫拂樹梢，身居塵世樊籠，心神卻已然流連青城溪畔。

我們未必都能坐擁山間小院，卻可修得順溪而攀的步履從容；未必即刻靜待繁花盛放，卻可養得安守本心的沉靜心曠。

不必行色匆匆，不必刻意鋒芒。生命的真諦，從不在遠方喧囂，只在步步踏實的奔赴裡，在煙火相守的日常裡，在光陰次第的花開裡。

心若安處，便是桃源；良人相伴，四時皆景。

那些被我們認真善待的尋常歲月，終會如先生筆下盛放的花，不慌不忙，隨溪從容，在流年深處，溫柔綻放。

